

玉兔迎新 翰墨香争艳

郑州老年元宵节书画展小记

马青云

郑州老年书画研究会新春之际在市老年活动中心举办“郑州老年元宵节书画大展”。参展的180多幅书画作品，翰墨飘香，争奇斗艳，布满了综合大楼五楼的书画展厅。其中，书法作品80多幅，绘画作品90多幅，连日来，已有上千计的书画爱好者和各界群众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。

郑州老年书画研究会，在历届领导特别是在名誉会长岳修武和会长张立兴等的领导下，各项工作均取得很好的成绩。该会现有书画会员1200多人，经常参加活动的有300多人，其中，全国书法家协会和美术家协会会员15人，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和美术家协会会员50多人。在全国和省、市书画大展中，曾有上百人次荣获金、银、铜奖。这种鼓励，将使郑州老年书画活动越办越好。

红白莲花开共塘(国画)



马常凤



墨韵(国画) 沙莎



不到长城非好汉(书法) 许玉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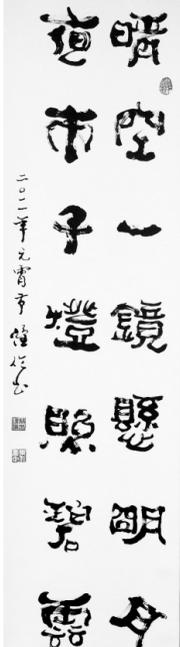


泉飞一道带(国画) 孙永瑞



高高原上草(书法)

康永祥



晴空一镜悬明月(书法)

林汉伦



凌秋傲霜之气(国画) 李国英

大家小品

食指

叶延滨

食指，名词，手上与拇指相靠的指头。这么讲，就没有意思了，世界上的事情如果都这么讲，也就全装进一本字典。装进字典的世界很乏味，而字典外依然有丰富多彩的一个世界，可见简单了，反而将真实的世界逐出了我们的视野。食指是什么？先不说食指，说手上剩余的其它几个指头，再回来谈食指，也许世界就在这只手上生动起来。

种家伙，总想充好人，但说好不兑现奖励，出了错又不用自己出面认账负责。遇到这样的头儿，你就算倒霉了，但头儿还是头儿，大拇指还是大拇指，所以一般不会让其担当什么正经的任务，摆设。

表明她的身份与教养。前两年中超足球有个姓周的球员，在成都赛场上向观众伸出中指，我想他小时候也是在胡同混过吧。这一伸，伸出了中指的身价，罚款一万元，停赛一年。我在想，如果他当时伸的是大拇指，又会怎样呢？看来，五指谁最牛？中指价最高。

表示小，表示少，如果上了戏台，其它几个指头弯曲而小指头高高向上翘，叫兰花指，且角动作，曲条婀娜，小巧玲珑，意思都在里面了。

我无法掩饰读了冯辉多年来的理论批评文章以后的感动。虽然我与冯辉相识有年，读过他在刊物上发表的一些长文短论，但此次系统阅读他二十余年的成果，感觉大不一样，感触和感怀纷至沓来。择其要者，有三。

第一，我看到了一个刊物的思想者。读冯辉的文章，使我进一步理解了小小小说奇迹出现在郑州的深层原因。通常把1978年以后的中国文艺称为新时期的文艺。小小小说的繁荣和高潮状态完整地出现在新时期，郑州《百花园》杂志和《小小小说选刊》成了中国小小小说的中心，这已是中国文坛的共识。对于一个像郑州这样的中部省会城市来说，产生了文化上的“中国品牌”，这不能不说是难得出现的奇迹。究其原因，自然是多方面的。期刊界都认为：一本好的刊物，要提升市场竞争能力，必须要有一流的刊物质量，一流的编辑队伍和长期相对稳定的读者市场，而这一切需要办刊人具有超前的办刊思路，独到的市场运作方式，并不断创新的创意去完成。我理解，其关键还是“一流的刊物质量”。这样的刊物必须有一流的编辑队伍，而这样的编辑队伍必须有超前的办刊思路和不断创新的创意。实际上这是一项事业成功所必须的智力构成问题。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队伍，一个团队。但队伍和团队要有合理的人才结构，其

文学评论

小小小说的“热批评”

孙荪

中最重要的核心，要有好的组织领导人，还要有善于思考的大脑和把思考传达出去的人。对于一个刊物来说，就是能够付诸文字以影响作者、读者也包括编者的“思想者”。《百花园》和《小小小说选刊》中有这样的“思想者”，是其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。举凡小小小说的文体特征、写作法则、生长条件、发育条件、发展方向与可能性，以及“当代语境”中的作者培育、读者阅读期待、市场商机等刊物设计思想，都是思想者的思想生长点、聚焦点、发言点。这个思想者不是一个两个人，但显然冯辉是思考得相当深入，并且具有连续性的一个。

中，尤其如此。难的是对创作及时的迅速的有见地有影响的反应。作为刊物的编辑，作品的“第一读者”或者说“最早的评价者”，说出自己的感受，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建议，我把它叫做“前线的批评”，“热批评”，即具有直接性连续性的理论关怀。难，十分必要。冯辉做这样的批评，连续写多期，许多年，期期必有，如潮之有信，持之以恒。当然，有其职务上的责任，但我看，开始时可能是这样，作为评论家的冯辉意识到这是一方批评的绝好天地，于是，乐此不疲地做下去。虽然文字多为短论，但期期有新问题，新说法，新表述，时有可圈可点甚至拍案惊奇之处，而且集腋成裘，蔚为大观，成为文集中的重要部分。它对作者起到了提炼、提升、提醒、提高作用，加强了刊物对读者的亲和力、吸引力和引领作用。通过小结和点评把刊物的“思想”外化为活生生的话语，影响和推动作者与刊物的精神理念声气相通，逐渐形成刊物的风格风貌，不断地持续地诤诸社会方方面面，达致对刊物的认同与喜爱。

第三，专注乃为学成功之根本。收在这本文集里的文章不唯有视野宏阔的小小说专论，更有几十篇作家作品论，共同显示了冯辉的理论兴趣和理论素质。同时，形成了他系统的小小说理念。可以看出，对小小小说，他是从宏观的理论研究做起的。因而对小小小说在整个小说和文学中所具有的普遍的特质，尤其是独立的不可替代的价值，颇富学养和理论感，又具有鲜明强烈的现实性。对小小小说，不允许因其体制小而“小”看、轻看、低看，反对任何向俗、向粗的取向；认定它是亲和大众的艺术，同时主张应是精品，要为其内容的高蛋白含量和艺术精益求精而殚精竭虑。我赞赏冯辉做学问的意识，他是把学问和工作结合起来做的。编的是小小小说，研究的也是小小小说。这成为他的一个重要特点：为学专注。选定一个方向，从不同的角度广度与深度发展。久而久之，如宋人李清照所言：“慧则通，通则无所不达；专则精，精则无所不妙。”《打马图经序》冯辉因此而成为研究小小小说的专家。

陈布雷日记解读

找学真实的陈布雷



爷爷还撰写过《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》。但我爷爷是不会去担任这个职务的，一是他年纪大了；二是他不惯军旅生涯；三是他也不会屈居于晚辈之下，受其使唤。我爷爷于是推荐其得意之堂弟陈布雷，所以蒋介石才会当官，所以并不都在蒋的身边。蒋介石有重要事情，才把陈布雷叫来，所以当时有人一看到陈布雷动身到南京去，就说：“政局将有变动，一定又有重要文章要发表了。”第二阶段是1934年到1948年，这一段时期，蒋介石建立了侍从室，陈布雷当上了侍从室二处主任，一直在蒋介石身边。后来侍从室撤销了，陈布雷当了总统府国策顾问，还是给蒋介石在政治上、文稿上出谋、执笔，一直到死去。

那么究竟是谁向蒋介石推荐了陈布雷的，笔者最近从台湾出版的一本刊物中，发现有天鼎所撰《甫上近代文杰陈布雷》一文，一开头就说道：“早年蒋中正总司令北伐时，迫切需要有一位幕僚长，既会动笔头，善于筹划，又有文采，长于风骚的。当时誉有‘浙江才子’美称的陈训正先生应运而生，为蒋总司令所赏识，曾聘为私人机要秘书。”天鼎在文中还介绍了陈训正即陈怀，老同盟会成员，曾在上海与汤寿潜、戴季陶、陈训恩(即其堂弟陈布雷)创办《天铎报》，1911年10月10日以同盟会宁波支会副会长参与宁波光复，后办教育革命而有文名。1927年后，他追随蒋介石，得到蒋的赏识，从此很不情愿地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。但他是爱国的，在八年抗战期间为蒋写了大量文稿，以笔做枪，挥洒了自己一腔爱国热血。他始终想跳出政治圈子，而又不能自拔，最后在蒋王朝土崩瓦解之际，油尽灯枯，幻灭悲哀，自殒于世。陈布雷在民国史上是一个颇具影响的政治人物，也是个具有典型符号意义的悲剧人物。

是谁把陈布雷引荐给蒋介石的

陈布雷是1927年春第一次见到蒋介石的。蒋介石当时迫切希望有一幕僚长，会动动笔头，出出主意，又要要有文采。不是说没有其他人可以供他选择，人才多的是。但是要像陈布雷这样才思敏捷、文笔犀利，而且温和谦恭、毫无野心、品行端正、忠心耿耿的人，确实不多。这是蒋介石对陈布雷倚为左右手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蒋介石对陈布雷是厚待的，恩宠有加，使陈布雷感激涕零。陈布雷对蒋介石并不是没有看法的，但是他始终不愿也不敢背叛这个“主人”。在陈布雷的心目中，不管主人怎样，他要一而终，以死相报。

陈布雷跟随蒋介石22年，实际上是两个阶段。1927年到1934年是第一阶段，这个阶段陈布雷得识蒋介石，蒋介石要重用陈布雷，但陈布雷不愿当官，所以并不都在蒋的身边。蒋介石有重要事情，才把陈布雷叫来，所以当时有人一看到陈布雷动身到南京去，就说：“政局将有变动，一定又有重要文章要发表了。”第二阶段是1934年到1948年，这一段时期，蒋介石建立了侍从室，陈布雷当上了侍从室二处主任，一直在蒋介石身边。后来侍从室撤销了，陈布雷当了总统府国策顾问，还是给蒋介石在政治上、文稿上出谋、执笔，一直到死去。

那么究竟是谁向蒋介石推荐了陈布雷的，笔者最近从台湾出版的一本刊物中，发现有天鼎所撰《甫上近代文杰陈布雷》一文，一开头就说道：“早年蒋中正总司令北伐时，迫切需要有一位幕僚长，既会动笔头，善于筹划，又有文采，长于风骚的。当时誉有‘浙江才子’美称的陈训正先生应运而生，为蒋总司令所赏识，曾聘为私人机要秘书。”天鼎在文中还介绍了陈训正即陈怀，老同盟会成员，曾在上海与汤寿潜、戴季陶、陈训恩(即其堂弟陈布雷)创办《天铎报》，1911年10月10日以同盟会宁波支会副会长参与宁波光复，后办教育革命而有文名。1927年后，他追随蒋介石，得到蒋的赏识，从此很不情愿地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。但他是爱国的，在八年抗战期间为蒋写了大量文稿，以笔做枪，挥洒了自己一腔爱国热血。他始终想跳出政治圈子，而又不能自拔，最后在蒋王朝土崩瓦解之际，油尽灯枯，幻灭悲哀，自殒于世。陈布雷在民国史上是一个颇具影响的政治人物，也是个具有典型符号意义的悲剧人物。

爷爷还撰写过《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》。但我爷爷是不会去担任这个职务的，一是他年纪大了；二是他不惯军旅生涯；三是他也不会屈居于晚辈之下，受其使唤。我爷爷于是推荐其得意之堂弟陈布雷，所以蒋介石才会当官，所以并不都在蒋的身边。蒋介石有重要事情，才把陈布雷叫来，所以当时有人一看到陈布雷动身到南京去，就说：“政局将有变动，一定又有重要文章要发表了。”第二阶段是1934年到1948年，这一段时期，蒋介石建立了侍从室，陈布雷当上了侍从室二处主任，一直在蒋介石身边。后来侍从室撤销了，陈布雷当了总统府国策顾问，还是给蒋介石在政治上、文稿上出谋、执笔，一直到死去。

那么究竟是谁向蒋介石推荐了陈布雷的，笔者最近从台湾出版的一本刊物中，发现有天鼎所撰《甫上近代文杰陈布雷》一文，一开头就说道：“早年蒋中正总司令北伐时，迫切需要有一位幕僚长，既会动笔头，善于筹划，又有文采，长于风骚的。当时誉有‘浙江才子’美称的陈训正先生应运而生，为蒋总司令所赏识，曾聘为私人机要秘书。”天鼎在文中还介绍了陈训正即陈怀，老同盟会成员，曾在上海与汤寿潜、戴季陶、陈训恩(即其堂弟陈布雷)创办《天铎报》，1911年10月10日以同盟会宁波支会副会长参与宁波光复，后办教育革命而有文名。1927年后，他追随蒋介石，得到蒋的赏识，从此很不情愿地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。但他是爱国的，在八年抗战期间为蒋写了大量文稿，以笔做枪，挥洒了自己一腔爱国热血。他始终想跳出政治圈子，而又不能自拔，最后在蒋王朝土崩瓦解之际，油尽灯枯，幻灭悲哀，自殒于世。陈布雷在民国史上是一个颇具影响的政治人物，也是个具有典型符号意义的悲剧人物。

连载

王亚樵派人刺杀赵铁桥，虽然出于本意是为王乐平等人报仇，但外面还有一层，就是“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”。问题是李国杰给钱不多，还有一艘“江安”轮船漂在海上。

赵铁桥尸骨未冷，王亚樵派人去码头接管“江安”号，谁知，该船从船长到水手都换成了杜月笙和张啸林的人，担任经理的是杜月笙的徒弟、张啸林的侄儿张延龄。张啸林等之所以要霸占这艘轮船，是为了和杜月笙的大达轮船公司联合，做走私生意。

王亚樵请的经理是福建人卓志城，有二三十年的航行经验。当他跟着王亚樵的助手赵士发去接船时，对船上的人说：“我们是来接船的。”

张延龄闻声走了出来，“接船，接什么船？”

“李总办将江安轮作价一万大洋卖给了我们九爷，有契约在此。”说完，便将李国杰亲笔签下的字据递给了张延龄。

谁知张延龄接过字据，看也不看一眼，三下五除二撕碎扔进了水里，傲慢地说：“我管你什么鸡巴九爷十爷的，老子只认杜爷张爷。李国杰私卖官船，被张爷接住把柄，要告到庐山蒋主席那里。这条船，是姓李的送给张爷堵嘴的。你们这群合肥土包子不知天高地厚，跑这儿撒野，莫非想找打？”

赵士发一见张延龄态度蛮横，不禁怒火中烧，大骂道：“操你妈张延龄，不把字据掏出来给我粘上，老子斧头不饶你。”说完，向身边十几名弟兄一挥手，从腰间拿出一把小斧头，举过头顶向张延龄扑去。

张延龄原是行伍出身，在上海码头混过几年，自恃有杜月笙、张啸林双重后台，哪里把赵士发放在眼里，于是，也从容指挥部下迎战。

张延龄的船上有四十余人，赵士发人少招架不住，当时被砍伤几个。为了不吃眼前亏，他急令收兵。

赵士发的肩上，被插了一刀，浑身是血跑回去向王亚樵报告接船被毁的经过。

当下，王亚樵将人聚集起来，共五百余人，虽然不是全有刀斧，倒也是有枪的拿枪，有刀的拿刀。王亚樵站在高处对众人说：“借今日之机，我皖人要重新联盟，我王亚樵要与同乡兄弟同生同死，绝不让沪上土匪三称王称霸。今天武力接管‘江安’号，权作斧头党复兴誓

师，有胆量的跟我去见世面去。”众人齐声呐喊：“跟九爷走，打烂杜月笙的狗头！”

杜月笙闻悉“斧头党”又卷土重来，大惊失色，不由倒吸一口冷气，击掌而叹：“造孽呀造孽，张延龄无知，又惹这祸害出笼，不知要酿成何等后果。”

事不宜迟，杜月笙立刻派人飞报张啸林，请其前来商议对策。

张啸林闻报，也是连连叫苦，立刻来到隔壁的杜公馆。

当时，黄金荣、杜月笙、张啸林因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中积极帮助蒋介石，蒋给他们都加封了少将的衔，俨然政府官员，如派人与王亚樵械斗，恐声势造大，难以收场。

张啸林提议：“以暗杀对暗杀，先与王亚樵言和，暂作缓兵之计，然后派人将王杀掉。”

停了一会，杜月笙又说：“这笔账应该这样算：让他一步，多个朋友，而且是强硬的朋友；与他争斗，多个对手，而且是个凶恶的对手。不是一条狗吗？值多少钱？一反一正，甚是甚远。我的意思，吃个闷亏，让他一步，借此机会，与他套近乎。他得了好处，必然对我们好感，如此，往后不知要多少麻烦。”

张啸林点点头，“就这样吧，先让他姓王的一步。不过，将来有了机会，我绝不饶他。”

王亚樵带领五百多人，一路浩浩荡荡向黄浦码头。

众人嚷嚷道，一辆小汽车开来停下。

杜月笙身着长袍马褂钻出汽车，满脸含笑，从容不迫地走向王亚樵的队伍，边走边问：“哪位是九爷亚樵先生？”他的从容和笑脸当真把皖人队伍震住了。

王亚樵远远地看得真切，迎了过去，说：“我就是王亚樵，敢问来人是杜月笙先生？”

杜月笙双手抱拳：“鄙人正是杜月笙，王先生息怒。此事中还有隐情。怪只怪李国杰这个畜牲，一女二嫁，害得我反目。既是许王先生在先，这船就是王先生的了。你我同在上海谋生，来日方长，大家都不容易，还望互相提携才好。”

王亚樵心中明白杜月笙是什么角色，不管怎么说，杜月笙在上海也算是风云人物，跺一跺脚，上海滩十里洋场都会乱抖，能如此这般，的确也是委屈自己了。